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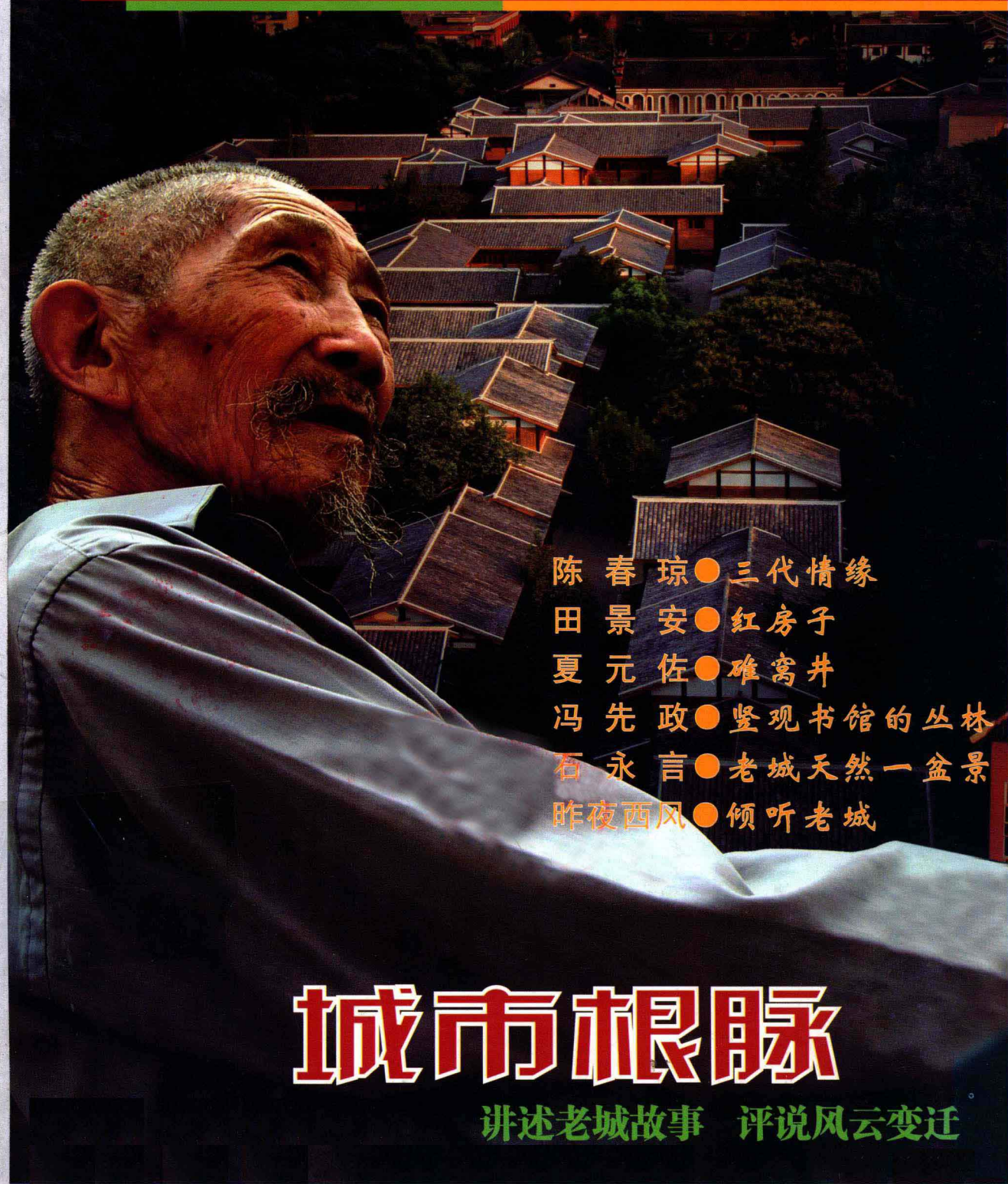
“话说老城”专辑

遵义市文联 主办

2007第一期



遵义文苑



陈 春 琼 ● 三代情缘
田 景 安 ● 红房子
夏 元 佐 ● 碓窝井
冯 先 政 ● 竖观书馆的丛林
石 永 言 ● 老城天然一盆景
昨夜西风 ● 倾听老城

城市根脉

讲述老城故事 评说风云变迁



本刊顾问

张吉勇 张明辉 何 萍

遵义市文联主办



电子邮箱: zywy2006412@163.com

胡锦涛在第八次文代会 第七次作代会上的讲话

四 要

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积极投身讴歌时代的文艺创造活动。

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反映人民心声。

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大力发扬创新精神,积极开拓文艺的新天地。

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做到德艺双馨,积极履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

2007年第4期(双月刊)

主 编 李发模 赵剑平

副 主 编 刘中国 王瑚玫

李 勇

执行主编 陈义忠

法律顾问 李良国

编辑出版 遵义文艺编辑部

地 址 遵义市民主路市委
第二办公区307室

电 话 (0852)8267795

邮 编 563000

印 刷 遵义市嘉联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8822617 8683479

准印证号 黔新出[报刊]2007

年连续性准字31号

登记证号 贵州省[报刊]连续性

内资字第DK24号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总第 90 期

编 委 会

主 任 杨进修

副主任 李发模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刚 · 王东风 王晓红 王道常 王瑚玫

邓永平 田兴海 冉友常 叶金国 刘中国

李 勇 李 巍 李达荣 李易超 陈义忠

陈忠禄 肖平义 初立丽 辛玉珍 张云红

邹利华 罗吉宇 罗林陆 罗遵义 周素莉

周明仁 林茂前 易 涌 胡丽蓉 赵剑平

姚思强 敖成勇 夏维维 黄太刚 傅树湘

办公室主任 陈义忠

目 录

遵义文联网址: <http://zgzywl.2008red.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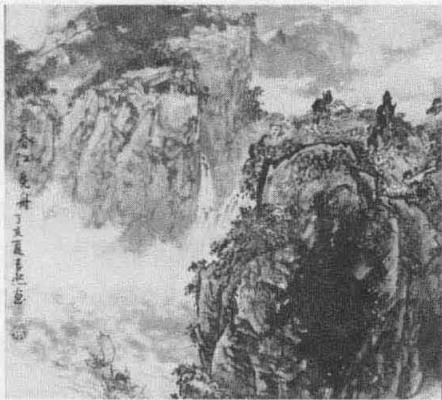
小说

散文

诗歌

随笔

4 简单循环	龙 潜
14 俗界	刘华芹
27 西行漫记	汪志贤
31 散文二章	子 力
35 初探燕子岩	程世平
40 播州穆氏	穆荣海
59 湘江水润翰墨情	刘 轩
60 访恩师王公地康	陈泽仁
43 人到中年 (四首)	司马玉琴
45 冬雨诗歌	冬 雨
47 倾听板水沟 (组诗)	陈章泉
49 李远华诗歌 (四首)	李远华
50 梁爱科诗歌 (二首)	梁爱科
51 杂感 (四首)	令狐昌琪
26 秋天 (二首)	郭 刚
34 守城的痛苦	姜 坤



责任编辑:谢启义
校对发行:胡丽蓉
初立丽
黄仲义

目录

遵义文艺选稿论坛:<http://hk.netsh.com/eden/bbs/700094>

诗歌	58 端午的雨	付建萍
诗词之页	52 郑先才诗词(二首)	郑先才
	52 黄常青诗词(三首)	黄常青
	52 萧健诗词(四首)	萧 健
评论	53 论文化竞争力	
	54 传媒膨胀时代“为何要用 诗的形式发言”	陈 超
	57 浅说“墨守成规”与“创新中国”	曹劲松
报告文学	61 并非完整的形象	穆仕炳
美术摄影	封面:国画《春风紫霞》	余吉然
	封二:国画作品	陈德怀
	封三:茅台啤酒	星 光
	封底:摄影/配诗	刘晓武/傅树湘
	插图:	李树冬

龙 潜

简单循环

1

舒芳没有想到在电梯里邂逅谭小冲。

“一般来说，人们总认为职业女装使女性端庄和严肃，其实错了，职业女装也把女性的特点烘托和强化出来，更加漂亮，更加性感。不过，你穿这‘尼尼’女装不应该用黄金饰品，太俗气。”谭小冲又说：“这证明你以前是一个乡村姑娘。”

舒芳一声不吭。她心里想这会儿电梯坠落下去那该多好。

谭小冲继续说：“在这样的地方，我恍惚觉得世界只剩下我们两人了。这也让我想起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两人的那些时候……不过，你放心，我不会情不自禁的。”

谭小冲走了。舒芳站在那儿用仇恨的目光目送他远去。

关望是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儒雅、坚定而又精神。他背着手站在窗前眺望远方，不知是自言自语还是在问舒芳：“知道这大厦的大厅下面有什么吗？”

舒芳这会儿看着关望的背影正在想：这个人现在如果不是经商，如果他还在大学里，他也一定是一个优秀的教授的。听到关望的发问，舒芳没有回答，她知道这不需要回答。

“大厅下面有一个人的墓穴。”关望的话如同冬日旷野上的丧钟。

“那个人姓苏。1980年代末的时候，他多方筹措资金修建了这栋大厦。在那个经济萧条的时期，那是真正的冒险呀。可是，一个人的行为有时候是说不清楚的，他必须冒那个险，没有理由却又无反顾。他在这栋大厦动工时就修了一个墓穴。打算失败后就到那里去安身。当然，他成功了。可是，就在这栋大厦竣工后不久。他开着一辆轿车一下钻进了一辆工程车的轮下……他跟轿车成了地上的一幅画，人们分不清楚哪些是轿车的钢铁哪些是他的骨头。”

关望说完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眺望远方。远方是“中天花园”，它处在城市的边沿，三面青山环抱，一面跟城市相连着，几十栋白色的小品建筑隐藏在茂盛的绿荫之中。

关望还沉浸在他的感伤中。人人都有内心，但不是人人都有内心世界。内心世界是人在尘世中一个隐秘的寄托。关望过去在大学里，一直从助教、讲师做到了副教授，那段岁月是关望珍藏在心中的记忆，尽管那段记忆像一张旧年的黑白照片一样，但偶尔拿出来，纵然恍若隔世，但居然也是霁满了阳光。

舒芳想小心地把话题拉到正题上来。她说：“关总，‘中天花园’的事您下决心了吗？”

关望沉默一下。他走过去坐在了办公桌后的皮椅上。又恢复了汇文公司总经理的形象。他沉吟了一会儿，说：“现在关键的是资金。舒芳，我想请你尽快把财务报告拿出来。”

“我已经准备好了。”舒芳一下也恢复了汇文公司高级职员的形象。她说完从皮包里取出装订好了的报告，站起来，双手把它放在关望面前的桌上。

“调集汇文公司的所有资金——所有资金当然不仅包括我们的流动资金，也包括我们固定资产的抵押资金——固定资产的抵押问题不大，之后的差额是八百万。这八百万我们必须尽快设法让S大学的康校长给我们到位。我想这是我们目前最大的工作了，否则，‘中天花园’的黄总就会用我们汇文公司起死回生，而我们……”舒芳想了想，用了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我们就有困难了。”

关望用食指神经质地叩动着桌上的财务报告。“我们是不应该对姓黄的抱有幻想。”他停了一下，又说：“你认为S大学的康校长这个人如何？”

舒芳没有回答。她只是挺直腰看着关望。她知道有时候有些问题并不需要回答。

2

谭小冲把沃尔沃开到了大厅的门口，看到关望和舒芳出来，他打开车门说：“我们去见康校长，还是不带司机去的好。”

关望一边侧身坐进车一边说：“那只好让你这位

副总开车了。”

“都是为汇文公司嘛。”谭小冲大大咧咧地说着，发动了车子。沃尔沃的优良性能在谭小冲的手里表露无遗，仅仅才三秒，似乎是往后顿一下，然后就一下向前飞驰而去——就像荒原上的一头豹子，后腿一蹲就箭一般向前射去。

汇文公司是S大学1980年代中期成立的一个校办产业，开初只是经营图书和印刷业务。那时关望是S大学的副教授，中文系副主任，兼管着这份校办产业。到了1990年代初，谭小冲的电脑公司准备破产，他破产是想以此来逃避中关村一家电脑公司的巨额债务。当然，他破产之前得把资金转移走，也就是说得找一个地方充当他的“钱罐”，而种种因素使他认为S大学的汇文公司无疑是最合适的。精明过人的关望明明知道谭小冲的钱严格意义上说是赃款，但他还是接受了。为什么不接受呢？谭小冲只是一个人带着几百万资金过来，给他个副职就行了嘛，自己还是第一把手，手下也还是自己的人。之后的几年，凭借着关望的才智和谭小冲带来的启动资金，汇文公司迅速壮大，涉及文化业、娱乐业、餐饮业和房地产；之后的几年，关望也巧妙地把谭小冲带来的资金消融了，使谭小冲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副职——谭小冲当然愤怒，但没有丝毫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呀，但好在关望也是把他当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副职的，凡事都跟他商量，再说关望这个人心眼也并不坏，谭小冲也就罢了，也就只好把汇文公司当成自己的公司了，——这就像母亲死了，又来了一个女人，而这女人又不错，也就只好把她当成自己的娘了。

由于汇文公司挂靠S大学，因此财务上有很多不便之处。到了1990年代中期，谭小冲给关望出主意：应该把汇文公司从S大学独立出来。这跟关望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去找那时的校长。那校长姓古，跟他的姓一样是一个死板的人，他说——要分是可以的嘛，学校注入的资金本息当然是要收回来的嘛，还有人员的投入，行政的管理，S大学作为汇文公司的无形资产等等这些都是要算一算的嘛。随意一算，姓古的校长开了一个天价。

而对着那个天价，关望只好叫谭小冲拎了二十万去攻关。但是，古校长一个指头叩动着装钱的皮

箱，说：“小伙子，你这是行贿嘛。”

此路不通，别无他途。关望和谭小冲只好一咬牙接受了那个天价，独立了。

也因为如此，关望就很少回S大学了。但是，关望毕竟不是跟S大学的一般人有气，因此，汇文公司里还有很多S大学的人，这样，汇文公司还是跟S大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汇文公司独立后不久，姓古的校长就中风瘫了，古校长瘫后，现在的康校长上台掌握了S大学的大权——前两年关望对此并不在意，而现在他在意了。

几个月前对于“中天房地产公司”的黄总来说是灾难性的，这座城市工商银行的行长突然暴病而死，新上任的银行行长油盐不进，坚决执行新的金融政策，坚决清理过去的债务。黄总不得已只得断臂求生：出卖刚竣工的“中天花园”，这是块肥肉，但是汇文公司却吃不下，一筹莫展中谭小冲说：“如果现在咱们还挂靠在S大学就好办了。”谭小冲的话提醒了关望，走投无路中这也是一根救命的稻草，于是他叫手下的人去试探，想不到S大学马上就伸过橄榄枝——汇文公司是S大学一个出走的孩子嘛，孩子现在要回家，总不能把门关着嘛。

因此，上周汇文公司与S大学达成了个基本的意向性协议：汇文公司挂靠S大学，独立核算；汇文公司每年向S大学上缴百分之十的利润；S大学向汇文公司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

关望实在看不出这个协议有什么不妥，他只能这样理解：S大学这次愿意向汇文公司提供数百万的帮助，目的是要汇文公司每年百分之十的利润。放长线钓大鱼嘛。关望还想：可能是自己小心眼了，姓康的这个人可能已经忘记当年的恩怨了。一切都是为了利益嘛，为了利益敌人可以成为朋友。一切协议和条约都是互相让步和放弃的结果。只有通过放弃和让步才能达到利益的固守。

……沃尔沃急速向前驶去。谭小冲的驾驶技术的确是无可挑剔的。即便是在这市区他也依然保持着高速，沃尔沃就是沃尔沃，一点不像是在坚硬的陆地上滚动，而是像在空中或是在水上轻盈地划过。

关望和舒芳坐在后排。关望在低头看一堆材料，舒芳抬起头来正看见谭小冲在反光镜里看着自己。他们的目光在镜子里相遇了。这一次，舒芳没有回

避，她用沉默的目光坚定地回敬着——她想，如果出车祸肯定是他先死。一分钟后，谭小冲撤退了。车里沉闷着，而谭小冲是耐不住沉闷的。过一会儿，他对关望说：“康校长这个人不可捉摸，你过去跟他的关系怎么样？”

可能是关望觉得谭小冲的话缺乏对自己足够的尊重，也可能是提到康校长并将马上去见他不是一个愉快的事，他抬起头来，不冷不热地说：“好好开车吧。”

关望说完觉得这话可能有些过分了，但是关望并没有后悔。世间的人是有等级的，一个公司里的人也是有等级的，没有等级，世间将混乱，一个公司也将混乱。

康校长严格地说只是个副校长，因为古校长中风偏瘫后并没有解职，但毕竟他现在是躺在床上，毕竟是这个姓康的把持S大学了。

关望一行来到康校长的办公室。寒暄过后，康校长按了电话，那边刚一出现摘机的声音他就说：“请财务处长来我这里。”说完不待对方答话立即切断。

过一会儿，财务处长来了。他拿来了两件东西：一张支票，一张合同。

支票是关望愿意看到的，“8”的后面拖着六个肥硕的“0”；而合同也是关望想到的，合同的关键一条是：所借资金按百分之六的利率结算，时间一年，滞纳金每天一万元。

看来是我错了，他根本就没有忘记当年的恩怨。关望想，不过这个姓康的的确太狠了。“关总经理，我想合同的条款是不难理解的。有问题吗？”康校长的声音很有控制力。

“很好，没有问题。”既然没有选择那就不要选择，既然不能还价那就不要还价。

关望想：姓康的扣扳机了。

关望又想：扣吧，子弹射在我的头上，说不定会弹回去，又射进你的脑袋。

舒芳师专毕业后分配到一个乡村中学去教书，在县教育局报到时她见到了她的同学郎洲，他也到

那个乡村中学。教育局的人对他们说：“刚好那个乡政府有一台拖拉机来拖谷种，你们搭着去吧。”他们匆匆地把行李扔进拖拉机的拖斗。自己也爬上去，就这样向人生未来启程了。拖拉机离开县城，拐上一条碎石公路，冲上一个山坳后便进入了茫茫山海。那是秋天，夏季的炎热还没有过去，四周寂静一片。只有知了在歌唱着。碎石公路坑坑洼洼的，路两边长着灌木，路的中间居然也生长着花草。那草是绿色的，贴着地皮。那花有些奇特，细细的茎上没有叶片，只开着一朵蓝色或黄色的花，拖拉机开过去，把它们压下来，可是拖拉机开过去，它们又昂起来，生气勃勃地摇曳着。拖拉机颠簸得厉害，舒芳和郎洲都紧紧地抓住拖拉机的扶手。过一会儿，郎洲开始不吭声地动作了，他把一袋一袋的谷种重新堆放。他把一袋谷种放平后，两边又放一袋谷种。舒芳开始不明白他是在干些什么，堆放好后郎洲对她说：“你坐里面去吧。”舒芳坐过去了，真好，这是一个巨大的沙发。舒芳坐在那个用谷种堆放的沙发里，看见碎石公路向远方延伸，而远方是影子一样的山冈，山冈上是蓝蓝的天，那天蓝得发亮；而碎石公路的下边却是深不见底的峡谷，也是蓝蓝的，蓝得发暗……

在寂静中，舒芳觉得自己像一片枯黄的叶子在蓝蓝的天空和蓝蓝的峡谷间飘……

冬天到了。乡政府所在的小镇在一个山坳里。这时节，小街上只有黄狗和黑猪或蹲或卧，人们都在镇子四周的田地里收获。放眼看去，那些收获过了的稻田里光秃秃的，伫立着一些草垛子，未收获的稻田黄澄澄的，有白鹭飞起来静静划过……学校在小镇的旁边，跟小镇一样也是黑瓦木房。学校的教师和学生都出来欢迎舒芳和郎洲，教师们手上有粉笔灰，脚下的裤腿卷得很高，上面有泥巴；学生的目光有些好奇，他们流着鼻涕……舒芳和郎洲被安排到楼上，各一小间。他们走进去，他们听见自己的脚步踩得楼板吱呀作响。

就这么安身立命了。就这么开始过日子了。

晨钟暮鼓中，舒芳和郎洲的日子过得平和安详。白天，舒芳和郎洲都在教室里上课，夜晚，他们在楼上各自小木屋里，在昏黄的电灯下看看书然后就上床睡觉。他们的房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木板壁。

在漆黑的夜里，郎洲听见过舒芳的呓语，舒芳也听见过郎洲的鼾声。日子就这么悠长得仿佛停滞。在这样的日子中，舒芳是没有什么想法的，有想法的是郎洲，郎洲的想法是关于舒芳。

郎洲是一个干净、善良、质朴和固执的人，他把心中那些虚幻的想法都变成了现实的行动。有的时候，他从山涧里抓来两条鱼，从走廊的那边走过来。装做大大咧咧地对舒芳说：“多大的两条鱼，看，脊背都是黑的，可惜我不爱吃鱼，给你吧。”他说完把鱼放在舒芳的洗脸盆里，转身就走了。舒芳过去看时，不仅看到了脸盆里的鱼，也看到了脸盆外的姜和几棵葱……有的时候，山里下着雪，郎洲从乡场上买来一只大公鸡，用一只大沙罐炖好，端到舒芳的这一边来，说：“真的是不巧，刚炖好一只鸡，可镇上那边一个熟人找我有事，你吃吧。”他说着就把沙罐放进了舒芳屋里的炉火上，转身就走了。为了使谎言有那么点真实性，他当真走下了楼，当真在雪地上踉踉地向那冷清的小镇走去……

朝夕之间，郎洲的关怀像雾一样，使舒芳不能躲避。

第二年春天发生了一件事，结束了郎洲的沉默，也撕开了他对未来的憧憬。学校里的一位教师死了，就停放在舒芳楼下的教室里，丧事那几天很热闹，舒芳没有感觉到怕。但是那位教师下葬后，夜晚的学校显得格外的冷清，舒芳躺在床上总是想起前几天停放在楼下的那个教师，黑色的衣服，苍白的脸，在舒芳的脑海中像放幻灯片一样。她睡不着，开着灯，蜷曲在床上。第三个晚上起风了，风把楼下空教室的门窗吹得吱呀作响。舒芳实在不能忍受了，伴随着一声夜鸟的啼叫她拍响了床边的板壁。郎洲一会儿就过来了，他站在屋子的中央，惊讶地看着坐在床边颤抖不已的舒芳。“你怎么啦？”他问。“我怕……”郎洲恍然大悟：“哎呀，怪我没想到……”又说：“要不开着灯，我坐在这里，你睡吧。”舒芳的手还在哆嗦。郎洲站在床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慢慢伸出手去抓住了舒芳的手。舒芳的手冰凉透骨，郎洲的心里也止不住哆嗦了一下，情不自禁地把舒芳拥入了怀中……

之后的一段时间，郎洲没有和舒芳打照面。郎洲忙开了，他东拾掇西拾掇，找了些木料，也买了

些木料，把它们放在一间空置的教室里，一下课他就钻了进去自己打起了家具。过了些时候，书柜、五斗橱就立起来了。老师们看见，开他的玩笑：“要结婚了啊？”郎洲嘿嘿地笑。老师们见他不否认，便又问：“跟谁结婚啊？”郎洲还是嘿嘿地笑。老师们便猜，当然就猜中了舒芳，“是舒芳吧？”郎洲嘿嘿地笑了笑算是承认。“什么时候办啊？”郎洲诚恳地说：“还没定哩。”

那些农村的学生来学校上课总是要带上自己五六岁的小弟弟、小妹妹，他们听着大人的闲谈，也知道了大人的一切。舒芳到学校旁边的水井拎水，几个五六岁的孩子站在田埂上对舒芳唱起了那个地方的哭嫁歌：“新人娘娘不要哭呀，不要哭呀，转过弯弯到大屋呀，到大屋呀……”井边的姑娘媳妇就对舒芳笑了。舒芳顾不上拎水，去找郎洲。“郎洲，你打家具干什么？”郎洲嘿嘿地难为情地笑了，但那笑一下僵在了脸上，“怎么啦？”“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跟你结婚？”舒芳说完转身便走，郎洲在那儿呆若木鸡。舒芳决定离开那里，离开那些红色的家具。舒芳联系去省城的一所大学进修。

同事们来劝说舒芳，领导也来批评舒芳。郎洲知道后，劝阻了他们，说：“不怪她。”

舒芳走了。舒芳走了几天后，一个晚上郎洲把那些家具搬到了操场上，一把火烧了。那火焰是红色的，把天都映红了。

舒芳在汇文公司的总部。她身后的空调把她的一缕头发撩起来。

舒芳办公桌上除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外空无一物，显得十分的干净和整洁。是的，这些年来，舒芳的很多时间都是在这儿面对着这台电脑度过的。这台电脑里有汇文公司所有的财务情况，换句话说，这台电脑是汇文公司的核心。

电脑的荧光屏灰色一片，黑色的文字、数字和图表一行行地向上升跃。舒芳又沉浸其中了。面对电脑，舒芳忘记了一切，忘记了那个乡村中学和那个郎洲。当然，说忘记是不准确的，准确地说是努力忘记。那个吊脚楼，那些红色的家具，那张干净、质朴和固执的脸，总是在舒芳不觉之时从记忆的角落里钻出来，迅速在脑海中展开一个画面或演绎开

一段情节。那样的时候，舒芳有一种悬空的感觉。

看着窗外的城市，看着面前的电脑，舒芳不知那份回忆是否是自己的一种虚构。

舒芳力求让自己的思绪凝聚在电脑上。她先调出公司的流水帐，一笔一笔地看，如果遇到疑点，她就做上标记。等到把流水帐看完了，她就将有标记的款项提出来核对分析。

那些打上标记提出来核对分析的款项，大部分是谭小冲经手的。通过核对分析，如果没有问题，舒芳就把它销掉，如果有问题，舒芳就把它存进自己的一张秘密软盘里。目前，那张秘密软盘里，已经存进了谭小冲的近百条款项。

舒芳知道，这张软盘是自己的武器，它可以不让谭小冲的嘴脸和伎俩暴露无遗。

舒芳不知道这一切是为自己还是为关望的这个汇文公司，或者，两者都有吧，其实，这两者何尝不是一回事呢？

暮色苍茫时，舒芳包中的手机响了，她取出来，对方是关望。

“舒芳吗？请马上赶到我这里。”

“是，我马上就到。”

4

关望是本能地拨响了舒芳的电话的，随后想了想，也拨通了谭小冲的电话，毕竟他是公司的副总经理嘛。事情来得十分简单，但却突然。晚餐之后，关望把脚架在脚凳上一边看电视一边看当天的报纸，打开本市的《都市报》，第一个打击就降临了：整整一版“银辉山庄”的广告——“绝对真实，银辉山庄，每平方四千元。”“银辉山庄”跟“中天花园”一样，都是高档住宅，一个在城市的南边，一个在城市的北边。“银辉山庄”的老总关望也是熟悉的，那是个头脑清醒的人，怎么可以出如此之举呢？须知，每平方四千元那是真正的“打本卖”了，如果算上银行利率，那就是“亏本卖”了。关望想了想，拨通了“银辉”老总的电话。“准备当慈善家了？报上的广告怎么回事啊？”“是老兄啊，自己看看本市的新闻吧。等等，听说你接了‘中天’？老兄，你这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关望马上换上本市的频

道，真正的打击就降临了，女播音员正在播一条新闻综述，意思是说随着整个经济走出低谷，香港的“华丰集团”又跟本市政府续上了1996年初的协议：开发新城。开发新城就意味着现在的城市不会有新的发展，意味着所有的金融、商业、工业、住宅将向新城涌入，一句话，意味着现在这城市就这样了，今后政府和老百姓都将把钱花到新城里去，这样，谁来买你的“中天花园”和“银辉山庄”？接着又是两条新闻：一条是市政府与“华丰集团”的签约仪式，一条是新城那片处女地，荒地上的青草郁郁葱葱，但是1996年就修成的高等级公路、水厂、变电站辐射出去的电网却又透出那片荒地上所包含的生机。关望把脚放了下来，他的汗水涌上了额头。

关望给舒芳和谭小冲打了电话后就一直站在屋子的中央。

舒芳过来时，看见谭小冲的车子也开过来了，于是她停下来。舒芳站在远处，看着谭小冲进了关望的家，几分钟后她才进去。坐定，三言两语，面临的处境大家都明白了。谭小冲说：“‘银辉’这下把我们搞惨了，太不讲义气了。”

“这不是义气不义气的事，这是商业，再说，也的确不能怪他们。他们内部的决策没有必要在实施前通报我们。”关望已经有些冷静了。

舒芳说：“他们的这一步的确是逼了我们。我们如果不跟着降价，势必就没有销售业绩，但是，如果我们也把价位降到他们这个程度，加上我们那八百万的利息……”舒芳停下来，心算了一下，“那我们将会有三百万资产的亏损。当然，这还得指望房子一年内售完，如果销售不佳，S大学那八百万的滞纳金……将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

三个人都站着，都一下沉默了。

过一会儿，关望轻轻地说：“都坐下吧。”坐下后，关望又说：“都想想吧。”

关望有一种宿命的感觉：这一切都是报应。

关望跟“中天花园”的黄总打交道不是一两天的历史了，应该说是彼此伴随着走过那些青春岁月的。当然，那时人们不叫他“黄总”，而叫他“老黄”，那是他最愤怒也是最无奈的一件事了，大家都知道，老黄——太像一条狗的名子了。那是当知青的峥嵘岁月。

那时，关望和“老黄”隔壁住着。那时的老黄没有现在的“黄总”富态，但已经是很胖的了。他在知青点上不活跃，总是低着头做自己份内的事，顶多是黄昏的时候在走廊上吹一下口琴。知青们不喜欢他吹的口琴，说像鬼叫，其实是他的琴声勾起了大家的思念和憧憬，让人心酸难受。后来他就不吹口琴了，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窝小兔子，一门心思去侍候那些小生命。那些洁白的小兔子给知青点带来了欢乐。兔子长得很快，也繁殖得很快，转眼知青点的四周都是白色的兔子了。进入冬天的一个晚上，七八个知青在火坑边烤火，漫漫的冬夜里他们想起了兔子。一个想法升起来后是很难再将它扑灭的，不多一会儿，一锅兔子肉就做好了。不巧的是老黄起来上厕所，他看见火房里有灯光就走了进来，嗅到肉香，看见满地的骨头和旁边的兔毛，他一下明白了，一把抓过旁边的一个知青。不巧的是他抓的那个知青刚入党，是公社的红人，并不怕他，还理直气壮地说：“干什么？养兔子是资本主义尾巴，知道不知道？吃你两只兔子是帮助你……”老黄放了他，低着头走了。吃兔子的人中有关望。其实，所有参加吃兔子的知青心里都不是滋味，之后的一段时间他们都不敢面对老黄，之后的一段时间他们都喊他的名字：黄国栋。

几个月后，关望有一天和老黄在地里干活，关望突然感到腿被碰了一下，低头一看，一条暗绿色的大蛇正慢悠悠地从自己的脚背爬过，蛇爬过后，关望的腿就肿起来了，老黄跑过来，二话没说，蹲下身就在伤口上吮起来，吮了一会儿红肿越来越严重，老黄给关望简单地包扎一下，然后背上关望向公社的卫生所奔去。去的时候关望不知道，他昏迷着，回来的时候是深夜，关望醒了。星光下，老黄喘息着，高一脚低一脚在山路上走，关望说：“对不起，那些兔子……”“别说了，其实兔子本来就是养来吃的……”夏天里，关望知道一个上大学的名额到了公社，他去了，向公社那个黑瘦的书记献上两瓶酒和两条烟，可是，书记一个指头叩着桌子，官腔十足地说：“这个问题……不好办呐。”书记的小女儿进来了，她六岁，脏兮兮的。关望使出了最后的攻势，他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五十元钱，都是十元的票子，带着体温。他一下塞给了书记的女儿，

说：“拿去买糖吃。”书记是个爽快的人，尽管不动声色，但拿出了表格。关望看见表格头皮一麻，那表格上是老黄的名字。书记用钢笔划掉了老黄的名字，写上了关望的名字。关望没有吭声。关望走那天天下着雨，雨雾中，关望看见知青点木楼的走廊上老黄在向自己挥手。

在汇文公司总部大厦前的台阶上，关望跟一个人站在那里，那是黄总。

“其实，我今天不该来……我今天来是想看看你的情况。”黄总说。

关望叹了一口气，拍了一下对方的肩膀，说：“我知道，‘中天’毕竟是你的心血。我们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你放心，我顶得住。”

“你这样说，我就好受了一些。”黄总也吸了一口气。

黄总的确已不是过去的“老黄”了，尽管肥硕却衣冠楚楚。他的身后三米远的地方总站着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北京名牌大学的硕士生，他的秘书。

黄总走下台阶，又转过身对关望说：“我知道你现在困难太大，可是，目前我确实无法帮助你。你顶住半年，如果我那时好转了，我一定会向你伸出手的。”

关望说：“谢谢你的这些话。”

5

舒芳是真正把汇文公司当成自己的家的。当初，舒芳离开那所乡村中学，也离开了那些红色的家具和木板壁那一边的郎洲，来到省城的大学进修财会。那时，还在大学里当教师的关望给她上公共课“大学语文”。后来，谭小冲携几百万加盟汇文公司，使公司的业务一下骤增，关望喜欢舒芳身上那种文静的气质，于是把她招进了公司。舒芳初入公司时也就是干一些端茶送水和打扫卫生的活，只是后来有一天早晨关望刚进办公室，舒芳就把昨天在会客室拾到的一个包送了去，关望打开，包里是一部手机和几万元钞票，关望问：“你知道包里是什么吗？”“手机和钱。”舒芳回答得很干脆。关望没有表扬她，只是在心里决定永远聘用她了。舒芳进修毕业后，

关望把她安排到了公司的财务部。

在财务部的那段时间里，舒芳遭遇了谭小冲。

有一次，谭小冲要舒芳给她查一笔帐，是晚上，舒芳打开台灯，面对电脑坐着，谭小冲就站在她身后。那时，尽管谭小冲已经在数不清的女人身上有所阅历，但是他还是发现面前的这个女孩子竟是如此美丽。灯光下，舒芳的脸庞安详而专注，他嗅到她身上有一种春天的味道。谭小冲突兀地问：“你用的是什么洗发液？”舒芳当时十分惊讶，她抬起头来看着谭小冲，嘴唇微微张开，好一会儿才讷讷地说：“‘灯塔’牌洗发膏。”谭小冲没有在女性面前心跳过，但是，这会儿他心跳了，他打算把那种陌生的心跳持续下去。

那之后的过程其实是有些浪漫主义的。那是一个男人委婉、自信、温和又富于魅力的持续追求的过程，那是一个成熟的男人对一个感情细腻、在这个世界上又有那么一点孤立无援的女孩子施加爱抚的过程。

谭小冲，当然有一些地位，有一些经验，有一些矜持，有一些曲折的手段，也有一些缠绵动人的话语；舒芳呢？她是单纯的，对身前身后的事思虑不周的，是懵懵懂懂的。当然，后来要做爱。那是一个男性充满了罪恶的快感和占有的成功感的做爱，那是一个男性勇敢而又谨慎、磊落而又猥琐地品尝禁果的做爱。

惶恐中，舒芳结束了自己蒙昧混沌的时代。她被谭小冲像开垦处女地一样开垦了。这片处女地会长满壮美的庄稼吗？不。一个四十岁的男人跟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做爱后一分钟如果还没有谈到未来，那他们就没有未来。

所幸的是，舒芳醒悟得早。之后的有一天舒芳看见谭小冲面无愧色地跟一个高大丰腴、脸庞灿若银盘的女人一起跨进车，她就一下明白了：自己是在别人的谎言中做了一场梦。把仇恨的火焰埋在心中，舒芳变成了一个工作狂。几年后，公司的财务部长辞职，舒芳成了关望心中的最佳人选。可是，关望把这个提议在公司提出来后却遭到了谭小冲的反对。其实谭小冲也说不出反对的理由，他只是不愿看到自己过去的一个玩物现在变成一个人物。关望说：“我看还是先让她干干再说吧。”第一把手和第

二把手的区别就在于此，第二把手只有建议权，第一把手却有决定权。

舒芳当财务部长后，马上就发现了谭小冲的问题：他不择手段地套取公司的资金。

舒芳把这些情况向关望作了暗示，可是关望沉吟着，半天没有说一句话。

……夜已深了，舒芳还坐在公司的财务部里面对电脑，她渴望公司能走出沼泽。

6

关望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办公桌前。灰色的电脑荧光屏像一面镜子，他看见自己确实有些老了，岁月不饶人呀，青春悄然遁去，丝丝白发也悄然爬上头顶。

刚才，谭小冲来向关望表述了他的方案。尽管谭小冲表述时有些难为情，有些吞吞吐吐和欲言又止，关望还是听明白了。谭小冲最后说：“当时S大学的康校长叫我们签那份协议，其实就是想把我们置于死地。我们现在这样干也是将计就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关总，分开后我那里还是现在这些人，你还是真正的掌舵人。”谭小冲说那些话时不管声音还是表情都是真诚的。事实也是，谭小冲那时心里也是真诚的。

但关望自始至终都没有说一句话。在沉闷的气氛中，谭小冲悻悻地走了。

生，还是死，这确实是个问题。

绝对的安静。安静中关望打开电脑。他不想在电脑中查看公司的情况，也不想运筹帷幄。他给电脑下了一道指令：游戏。

小小的荧光屏里展开一个世界——五个美人跳将出来，硕胸健腿表情暧昧，全都摆出性感的姿势面对着角落里的一个男人，那男人是个穿燕尾服的绅士。开始战斗吧。关望出完第一轮牌，电脑里就一下奏响了幸灾乐祸的音乐，音乐中，那个穿燕尾服的男变成了一个衣衫褴褛的穷光蛋，那五个美女也一下长出了獠牙，人面兽身。真好，这游戏真好，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其实何止是为寇啊，何止是下地狱啊，她要把你吃了。好吧，继续来。关望又出完第二轮牌，电脑里又奏出幸灾乐祸的音乐，

音乐中，五个人面兽身的美女都变成了怪兽，扑向角落里的那个赤身裸体蜷曲着的穷光蛋。游戏完了，那五个怪兽还在荧光屏里周而复始地载歌载舞。

又是绝对的安静。安静中关望打开了屋角里的电视机。正在播“动物世界”：荒原上一只豺狼在追逐一只小鹿……血迹遍野。

三个小时后，关望拨通了谭小冲的电话。

“谭小冲吗？我是关望。我同意你的方案。”

关望决定采纳谭小冲方案的第二天，给隔壁的舒芳打了一个电话，直截了当地给舒芳下了一道指令：“请把谭小冲的帐给我一份。”舒芳当然知道关望是要谭小冲的什么“帐”。事实上，舒芳在知道公司要分家后，已经把那“帐”打印出来了。

舒芳进入关望的办公室，双手把一张打印纸端正地放在关望的面前。

关望站起来，隔着办公桌向舒芳伸出手。

“舒芳，谢谢你。”

“这是我的职责。”

关望依然站着，一个指头叩动着桌上的那张纸。“知道我为什么现在才要这东西吗？”他停了停，继续说，“我给你讲这样一个道理吧。你知道，我是教师出身。一个有经验的教师在考场上监考的时候，其实是不需要抓作弊的，因为他只要站在讲台上扫一眼，就知道谁想作弊，谁正在作弊。可是，有些时候明明知道谁在作弊也不抓，因为那会破坏考场的气氛和毁掉那个学生的自尊。”

舒芳什么也没说。

关望和康校长的恩怨应该说是历史根源的。

他们从小就认识，也就从小开始了斗争。那时，关望的父亲是银行里的一个领导，康校长的父亲是军区里的一个领导；军区宿舍和银行宿舍毗邻，自然，游戏时孩子们分成了两个阵营。小学毕业之后，他们一起进了这座城市最好的中学：一中。那时是196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整个社会的气氛当然是对关望不利的，但好在他们那时才十几岁，还没能卷入如火如荼的斗争，最多也是一个趾高气扬一点一个忍气吞声一点。到高中了，有一次关望知道他书包里有几本书：《新阶级》、《第二帝国

的兴亡》、《斯大林》，那都是供高级领导干部参考的“灰皮书”，关望实在太想看了，于是开口向他借，他居高临下地说：“你看这些书干什么？有些东西像你这种家庭出身的人还是不知道的好。”

高中毕业，关望上山下乡当了知青，姓康的理所当然地进了部队，成了“最可爱的人”。

1970年代末期，他们都赶上了“工农兵大学生”的末班车，他们在大学里又相逢了。大学毕业后，他们不约而同地回到这座城市的S大学。他们又是同事了。关望满以为做同事他是胜券在握，可是他错了。姓康的父亲那时是领导现在还是领导，姓康的到大学后芝麻开花节节高，前任系副主任、主任，进入1990年代，便升任副校长。关望呢？1980年代后期开始评职称，他评上了副教授，后来在古校长的提拔下，当了个系副主任。尽管这样，他们却从来没有摆开阵势交过手。如果一定要说交手的话那也只有两回，而且那交手也只有出手却没有还手。

第一回：那是1991年，S大学的校办企业汇文公司刚开张，关望作为金融界人士的后代本性露了出来，拼命地扩张公司，拼命地扩大利润，忙里忙外，因此那一年他一篇学术论文也没有发表。年底，S大学开科研会议，由康校长主持。他之前把各个系主任、系副主任一年来的科研情况列一张表，贴在会场上，关望的名字下面一片空白，而且只有他一个人是一片空白。康校长在会上说：“作为一个系领导，应该是学科的带头人，可是，有的系领导一年来没有发表一个字……”

第二回：那是1993年，那时S大学的古校长还在位，古校长喜欢下围棋。有一天，关望正在古校长家对弈时姓康的来了，古校长说：“来得好，你也跟我来一盘。”关望说：“他呀，他只会下连长、排长和地雷工兵的军棋。”古校长哈哈大笑。

7

关望本来是打算请S大学的人事处处长吃饭的。因为关望认为不管是找人谈问题也好，办事也好，请客吃饭永远是最好的办法。人从本质上说，在这世上的一切斗争都是为了嘴巴里的食物，不管有多大的仇，往琳琅满目的桌前一坐，气氛就缓和多了。

但关望转念一想，一个大机关的人事处长和财务处长可不是一般的处长。我们都看到，在机关里这两个处长大都跟行政第一把手和书记同处一楼，人权和财权就是政权嘛。这两个处长应该是早就过了烟酒和吃喝的阶段了，要取他们必须空手入白刃，必须刺刀见红。

关望去敲开了处长的小院。处长脸瘦，皮肤黄黑但却发亮，眼里似浮着一层青苔，显得幽深。他看见关望，最初怔了一下，那一怔只是半秒钟，就像换电视频道一样，本来是在演一个冗长枯燥的连续剧，但一下荧光屏上就出现热火朝天的歌舞晚会了。

“哎呀，今天是什么风？关总怎么有雅兴光临我这里了，难怪我刚才眼皮跳。”

关望暗暗地想：刚才你眼皮跳可能是真的，俗话说，右跳财左跳灾，你一定是右眼跳。

关望始终微笑着，不说话，进屋坐好后，喝了一口茶，才慢悠悠地开了口。

“你是这所大学的人事处长，我呢，是这所大学中文系的副主任。从来没有下文将我除名吧？也从来没有下文撤掉我这副主任吧？那么说，我们是同事，同事之间串串门嘛。”

关望把大幕拉开了一点，精明的处长似乎就看清了剧情的主题，但是他是一个有耐心有修养的观众，他从容地等待着故事的演绎。

“哈哈，在这所大学里我只是个搞行政的，做些事务性服务性的工作，怎么能跟关总你相提并论？你是能文能武……”

关望不想和他磨嘴皮：“关于我们是同事这一点，你还是认同了。”

处长猜不透关望话中之意，应道：“当然，当然。”

“这就给我们下面的谈话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关望笑着说。

关望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自己尽管几年来未在S大学上班，但S大学从未将他除名，因此，他现在还是S大学的人，档案也还在这里。而我现在又想拾起教书这个饭碗了，打算调到Q大学去，Q大学的商调函我现在已经拿来了，现在要请你做的事情是，签字盖章将我放行，让我重操旧业。

处长以不变应万变，试探着说：“关总是在开玩笑吧。”

关望不理睬他的话，继续说：“这事我想过了，不会让你太为难的。当然，这几年我没上班，算是留职停薪吧。我听说留职停薪人员要向单位交纳管理费的……”

关望说完，从皮包里掏出一个大信封轻轻地放在茶几上。那信封的口是开着的，里面是几扎百元的钞票，还打着银行的封条。关望轻轻地把信封推进了一叠报纸的下面。

这“管理费”是足够的了。关望知道不能给他喘息的时间，要叫他马上把事办好。

“我们也是老熟人了，可我从来没有在你这里喝过酒，怎么样？咱俩来一杯。”

“行。”处长马上就取来酒和杯子，厨房里也有了响动，过一会儿，几个菜就上来了。

几杯酒下肚，彼此的话就自然多了，彼此就豪爽多了，彼此就像亲兄弟了。

关望和康校长的摊牌就像演一场话剧。

关望破例没有叩门，他径直走进康校长办公室的时候，看都没有看对方一眼。他在沙发上坐下，把腿架起来后才把头抬起来。但遗憾的是康校长的脸色十分的平静，多年的领导生涯已经使他的脸有了些威严，特别是他身后的那杆红色的国旗更强化了他的威严。此刻，他不动声色地看着关望。

沉默了一会儿，关望开口了：“请问汇文公司什么性质的公司？”

“民营。”康校长答。他答完就后悔了，这有些像一个学生回答老师的提问。

“错了。特别是作为S大学的主管领导，这样回答更错了。汇文公司是S大学的第三产业。”

康校长还是不太明白关望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他犹豫地说：“从理论上讲是这样。”

“不仅从理论上讲是这样，从法律上讲也是这样。S大学有法律系，你可以很方便地向那里的老师请教《公司法》的具体条文。”

康校长有些被激怒了，他顾不得关望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开始反击了。

“想不到你对法律很有研究。我记得你只对《新

阶级》呀、《权力与政权》呀感兴趣……”

“你的记忆很好。我记得我们那时经常在一起游戏。我们经常玩的是‘捉强盗’，谁被抓住了谁就是强盗，谁就输了。我记得我们总是有输有赢……”

“游戏是游戏，可惜不是人生呀。”

关望一下提高了声音：“人生就是一场游戏。游戏有输有赢，输赢转瞬之间。”

康校长自负地微笑着。

关望挥了一下手，说：“算了，回忆到此结束。我今天来是以S大学一个第三产业的负责人的身份向S大学的领导提一个建议，由于谭小冲副总经理已经从汇文公司独立出去并带走了他应有的资产；汇文公司经营不善已无法偿还一切债务，当然包括那八百万了，现在应该是让汇文公司破产的时候了，否则，S大学的损失将更大。”

康校长明显被击中，一下怔住了。

关望站了起来：“法律系的很多教师都是律师，你现在应该火速指令他们按法律程序处理此事。”关望走到门边又回过头来：“我现在又想起我们小时候的一场游戏。那回我输了，可是你砸碎了别人家的玻璃，你回去被你老子狠狠地揍了一顿。那回你是赢了还是输了？”

谭小冲把他的新公司取名为“冲冲公司”，这个名字显然跟他自己的名字有关。

更正

本刊2007年3期误将遵义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黄成友刊误为编委会成员，特此更正，并向黄成友及读者致歉。

遵义文艺编辑部

刘华芹

俗 界

(一)

林欣坐在去D县县城的公共汽车上，神情黯淡，思绪却像一朵云彩在空中飘着，不知飘到哪儿去了……她和王福生结婚近两年了。可是，谁知道他们婚姻背后的故事呢？

三个月前，林欣从Z镇调到E镇党政办工作。E镇给人的印象是新鲜的，镇所在地比较大，但街上面貌有些陈旧。林欣在招待所住了几天，办公室给她分了一间住房，她就在E镇安顿了下来。

没过多久，关于林欣与王福生可能要离婚的流言就在E镇不脛而走。一天，林欣下乡回来走到办公室外，听见妇联主任在屋里说，林欣这个人有点变态，听说她和她丈夫就要离婚了，只是还没有提出来……

林欣走进办公室，妇联主任停止了说话，诧异地看着林欣，五六个干部也转过脸来看着她。一个问，林欣，你要离婚啦？林欣说，没有啊，你们听她胡说，她说的话你们都相信吗？干部们就各自散去了。但是，关于林欣的流言蜚语还是随着人们的脚步在E镇大街小巷中散布。

人们对这些谣言的反应较大。镇里开部门负责人会，林欣拿着记录走进会场，周围的人群立刻涌起一股暧昧不明的骚动；林欣去发文件，街边坐着几个妇女，她们像看到妖精一样，那些干部家属笑着向其他人说，你们要把自己家里的男人看紧点！林欣只好拿着文件若无其事睥睨而过。

一个镇领导找林欣谈话，想让她管理干部食堂，又问林欣是什么时候结的婚有小孩吗等问题。林欣听说他的妻子去世了，四十多岁的他可能还想找一个伴儿，林欣想。就把管食堂的事找理由推脱了。

一天，林欣接到一个电话，说，我朋友的朋友认识你，我退休后

刘华芹，女，生于贵州省道真自治县三桥镇，2001年开始发表作品。现任道真自治县文联副主席，为遵义市作家协会会员。

在J市开了一个公司，很赚钱，想找一个私人秘书，你来吗？林欣说，你都六十岁了还找什么秘书啊？你以为有几个臭钱就可以买到一切吗？说完啪地挂断了电话。

又过了不久，王福生被拘留起来的消息就传到了林欣的耳朵里。那天，妇联主任匆匆走进林欣那间小屋，她问林欣，听说你的丈夫被关起来了，是吗？你们到底离没有离婚哪？她认为无论林欣回答离还是没有离她都可以得到一个真实的答复。但林欣听了却非常生气，她说，我离不离婚关你什么事？

林欣打电话问同学，得知王福生真的在“严打”期间被拘留起来了。要拘留半个月，罚款五千元，出来还要开除工作籍。是在D县一个低档的旅馆里嫖娼时被双双抓获的，另一个是他的女学生。他不听林欣和他父母的劝阻，才走到了这一步。林欣决定还是继续上班，暂不管他的破事，等他出来以后再说吧。

林欣所乘的公共汽车像催眠曲一路上令她昏昏欲睡。她想，也许父亲在黄泉路上已走出好远了。他长年累月穿着中山装，灰蒙蒙的身影一定飘浮不定，脸上带着痛苦遗憾的神情，甚至泪水盈盈，为被他视为掌上明珠的儿子不争气而捶胸顿足，为儿子儿媳的不孝而悲愤难抑。

到了县城，林欣买了许多做酒席需要的东西，就去乘到Z镇C村的车。林欣想，可能王福生已从看守所出来，回老家去了，在中学就不下车了。

车到了终点站C村，林欣想顺便拐到娘家去一趟。她走到大河边，抬头看见了房屋右边那座山岗。山上，树林里一年四季都少不了有鸟儿在歌唱。那时候林欣的妈妈每到大年初一早上，都会早早的醒来听动物叫，她说动物叫声可以预测年景的好坏。夏天晚上，一幢房子的兄弟姐妹们喜欢躺在草席里乘凉。林欣喜欢看着被山脉挤成的正方形的天空，看银河和星星，看飞舞的萤火虫，幻想她有一天像鸟儿那样飞出山去！

四年级时，她爸爸把她转到C村，那里有初中。初二时她第一次读小说，是家里惟一的一本烂锈锈的《艳阳天》。

林欣回到娘家，告诉爸妈她公公去世了。

黄昏，林欣到了婆家。院子边的板凳上停着一

副大黑棺材，当地风俗是人在外边死了不能进屋。按她妈妈的提醒，她应该在棺材边磕一个头，但她犹豫了一下，径直进了堂屋。

王福生在抽烟，和别人说话。他对林欣说，回来了，你什么也不做，我心里也塌实。母亲在隔壁房间里看别人清碗筷。人们验明正身似的看着林欣。二妹晓媚迎过去说，嫂，我们去看奶奶吧。吴氏坐在昏暗的房间里，有人陪着。林欣说，奶奶，我回来了。吴氏的嘴里发出了含混不清的声音，在问候林欣。

(二)

高中时，林欣已出落成一个身材苗条、举止文雅的姑娘。她看起来很阳光，像一株水仙花，透出一种朴素自然的美。

那时王福生已从县师范毕业，在Z镇中心小学任教。王主任在A村任领导，他认为无论如何也要帮儿子物色一个对象。

王主任对王福生说，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希望你早点成家，我们也能早点抱上孙子啊。王福生给他父亲提供了一个人选。

王主任趁假期带一个干部下乡到了林老师家。林老师早已从村小调到A村中心小学任教。来了客人，林老师照例陪客人说话，惠英忙于烧油茶，让他们喝酒、喝油茶。林欣起身用茶缸泡了茶放在桌子上，王主任的眼光就在林欣的身上晃来晃去的。林欣当然不知道王主任是下乡替儿子物色对象的。

林欣很快高中毕业，没有考上什么学校，心灰意冷地在家呆着。暑假王主任就派人来林家提亲，介绍人是林欣的姑父。

林欣对王福生有点印象。高中学校设了师范，做操时一些师范生喜欢用目光追逐那些高中女生。后来，林欣发现王福生是其中的典型，他的目光追逐的就是她。她觉得那种目光就像一件湿衣服贴在身上，很不舒服。王福生最初就给林欣留下了一个油头粉面、淫邪歹毒的印象。当介绍人告诉他来的目的时，林欣毫不犹豫地就拒绝了。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她姑父又来找林老师，他们蹲在地上闪烁其辞地交谈。商量了一会儿，林老

师站起来对林欣说，你姑父来提亲，人你也知道，同意呢，就送你去补习，男方也可以给予经济支持；如果不同意，你就只有在家做农活了。

林老师在家是个权威人物，说一不二。他想，要办成这件事，首先是要寻求妻子惠英的支持，至于林欣，是不成问题的。

林欣高考落榜，正在失意之中，现在突然来了这件事，又凭添了许多烦恼。她说，等我长大了再说吧。

林老师说，如果同意，你读你的书，又不会影响你。

林欣说，影响太大了，等于背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林老师说，你先考虑几天再说吧。

介绍人起身走了。

过了几天，学校开学，林老师每天早出晚归动员适龄儿童入学，忙于开学工作；惠英则带着林欣在责任地里忙碌。

林老师已从民办教师转成公办教师。他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尽最大努力支持子女读书。林老师挣工资，惠英有时又去集市卖点鸡鸭蛋什么的，家里的日子过得相当的艰难。

林老师想，眼看林欣大了，把她托付给一个有头有面的人家，脸上也有光彩。王家就连支持女方读书的问题都想到了，也真讲义气。介绍人与两家都沾亲带故，又不好轻易得罪。总之，这件事似乎没有什么不当之处。

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家人们对这件事又进行了议论。

林老师说，人家王家有哪点不好？一表人才，也算有才了。

林欣说，我认为不好。你们是被他的外表蒙蔽了。她没想到家人都不理解她，说完不觉掉下泪来。

林老师说，我是为你好，又不是害你。

这个人生大问题就这样不可避免地摆在林欣面前，不容她不去面对。林欣觉得像有一块巨石压在心上，沉重极了。她想，谁才能够说服爸爸，让自己长大后自由恋爱？

林欣不愿像那些农村妇女那样来打发人生。林欣从记事起就耳闻目睹着她们的生活，她们不能很好地读书，一代一代早早的结婚生子，土拔鼠一样

灰头土脸里外操持，愁眉苦脸地度过一生。她虽然读了高中，却看不见希望在哪里。

林欣近来总是做梦。梦见被一张结实的网给网住了，一点自由都没有，徘徊不前；梦见在某个地方和同学们一起读书，数理化一塌糊涂，和同学们的距离越来越远。醒来，只觉头昏脑胀迷迷糊糊，感觉四周一片漆黑，像在黑暗的森林中艰难跋涉，又像在大海中奋力挣扎，快要窒息了。

林欣从课本中知道，人世间的许多悲剧都是从包办婚姻开始的。而现在，这种事竟要演绎到自己身上了！林欣本来想到可以求助于A村的妇联主任，可她和王主任一个单位，那她还不得听王主任的，看来是没有路子好走了。

惠英看见林欣在院子边哭泣就过去了，她一去就充当了劝导者。惠英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迟早都要走这条路。你看C村的那个女干部，还不是靠了她老丈人才甩掉了锄头把。

林欣说，我想把书读出来再谈这些事。

惠英说，人的命是上天安排的，姻缘是前世就修成的，认了吧，认了就安心地读书去。

后来林欣曾想，要是她们都不来劝我，而是去劝劝爸爸，用另一种方式去给他解释命运和姻缘，也许就不是后来的结果。

林老师说，林欣，考虑好了吗？只要你同意，你就去读书。

林欣说，这是我的人生大事，我想成年后自己决定。

林老师说，再也没有商量的余地了。你如果不听安排，书也不用读了，其它事我也一概不管啦。

林欣说，既知死，何必生？

于是，一个被世代的人们演绎了无数次的婚姻故事，就这样在王家林家之间开场了。林欣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了这个故事之中，并成了故事的一个主人公。这一年，林欣才十七岁。

(三)

在A村，死了人一般都要按风俗请几个道士敲锣打鼓做几天道场，为死者做法诵经，设坛超度，让亡灵早升天界。